

評點史記論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十五冊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詞賦之源。學擊劍。陪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賞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如相如之才。而以貴進。以武官。故曰非其好也。爲相如一歎。爲世道一歎。會景帝不好辭賦。詞賦輕輕先點出。景帝不好。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引出許多詞賦之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先伏子虛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固以貴爲郎者也。倦游家貧。文章與阿堵勢不兩立。曾爲天下人歎。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觀下臨邛令之待相如。雖古之好賢下士者。何以加茲。然相如既奔。之後。復至臨邛。不聞臨邛令少爲周旋。故先著繆爲恭敬。以道破之。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是寫繆爲恭敬。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召如。是爲令客。爲并召令。不爲相如。寫齟齬心腸如見。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

往臨叩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寫繆為相如不得已正寫相如落拓胸襟蕭然

孫一令一流不是一坐盡傾前寫臨叩令詣卓卓氏客濟楚滿堂乃世外相如雅品不是胸襟卓然

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如奏琴妙然故下此四字然相極寫相如也酒

一再行是文人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吾嘗怪卓王孫此輩人何以有文君

以報之也天所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又起一豈怪卓王孫醴泉不令寫必根源乎抑敗

小如繆與令相重見王吉是徹底相如之臨叩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又補相如之臨

風人已被相如看破○琴心字奇相如之臨叩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又補相如之臨

雅及飲卓氏弄琴方接鼓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文君傾慕相如

十分注意便將傾城豔質自同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

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四字奇峭蓋一室中但有四壁卓卓王孫大怒曰

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區區以錢較量蓋失節事小錢人或謂王孫王孫終

不聽又作頓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叩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

相如與俱之臨叩盡賣其車騎應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

鼻禪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備極鄙態是慢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

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

兩句亦是口頭解釋之語。豈真知長。且又令客。是富牛口角。獨

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

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寫得相如文君得意之極。夫相如宦游而貧。家業盡散。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豈有此區區齷齪哉。蓋鵝裘不解。少有酒資。一雙兩好。

矣。故作一颺。以起下文。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善之。遙接子

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一作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

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

書給筆札。先縱一筆。所云賦成奏之。是請為

賦終預言也。故下接給筆札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

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先提明賦旨奏之天子。此奏之乃賦天子

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先

序一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列出三人。過詫者。過烏有先生而詫之也。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

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

對以雲夢之事也。先虛序一段。一篇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

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罅彌山。揜兔羆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

自功。先序齊事一段。已具小賦一篇引起。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

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

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又作頓。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是以上總序事。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

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以謙為夸。純以姿致勝。其中有山焉。先序其山。

則盤紆峩鬱。隆崇崔嵬。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垠。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

瑀。城功立厲。瑱石武夫。一段序其中之山。其土其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

窮昌蒲。江離蘼蕪。諸蔗獐且。一段序其東。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案衍壇曼。緣

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薛沙青蘋。其卑溼則生藏葢兼葭。東薔雕胡。

蓮藕菰蘆。菴藺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一段序其南。南則有大江。巫山。故其西則

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淩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龍。

一段序其西。西則皆水。其中即水之中也。法變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楸枿豫章。桂椒木蘭。蘼離朱楊。楂櫟櫟栗。

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蠼螋。鵲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豸。兕

象野犀。窮奇殫殫。

一段序其北。北則茂林。其上其下。亦即茂林而言之。○中東南西北五段。或單或重。排偶之中。各寓變化。○以上序雲夢之地。是第二節。

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檣。旃曳

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織阿爲御。案節

未舒。一段寫楚王車服。卽陵狡獸。麟叩叩。蹇距虛。軼野馬而轉駒駘。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眴淒

冽。奮動慄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眚。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

一段寫專諸之倫。手格猛獸。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翺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

恐懼。微飢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

一段是楚王觀獵。以田獵是第三節。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揜紵縞。

雜纖羅。垂霧縠。襃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紛紛排排。揚旄卹卹。蜚纖垂髻。扶輿猗

靡。喻呶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綬。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以上插序楚之嬪妃。是第四節。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珊珊。勃率上金隄。揜翡翠。射鵠鷄。微矰出。纖繳

施弋。白鵠連駕鵠。雙鵠下。玄鵠加。一段弋鳥。前是格獸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揚桂枻。張

翠帷。建羽蓋。罔璫瑁。鈞紫貝。攬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

揚會。礪石相擊。破礪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一段水族。因前有大江清池。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息獠者。蓋罷獵也。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淫淫班乎裔裔。

寫得舒徐容與。即詩所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也。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

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脣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

之。齊殆不如。

罷獵燕飲。是第六節。勺藥之和等句。全破他割鮮染輪一句。應還前段。

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

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

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

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

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一段議論。且齊東

有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

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

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叙楚事甚詳。前

於篇後補序一段。反振挽合以作章法。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

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

借烏有先生之論作一結。是第七節。子虛賦完。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上林賦起。

史公合之極是。

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

之極是。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

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於

山一
詳段

言山前賦山在前。水在後。此賦序山水是第一節。水畧此水詳山略。變法。此賦序山水是第一節。

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

軋。湧。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

獸則慵旄獫狁。沈牛塵麤。赤首圖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

麒麟。角觶。駙除。臺駝。蛩蛩驪騄。馱馱驢騾。
前其南異○一段是東南兼序獸。賦同止序南北與

於是乎離

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壁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巖

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閭闔。宛虹拖於楹

軒青蚪蚶蟪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囿燕於閒觀。倥侗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

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欽巖倚傾。峩峩礧礧。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瑇瑁

玉旁唐。璚。燭文鱗。赤瑕駁滎。雜甬其間。垂綏琬琰。和氏出焉。一段序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棣。枇杷檮柿。檉栳厚朴。栲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棣。檣檖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貽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杙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檖櫨。華汜櫨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欖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棖棖。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交飢。阮衡間。硤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容蕭蔘。旖旎從風。劉苾苾。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苾虎。旋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一段序於是玄猿素雌。雌獾飛鷗。蛭蜩蠓蟪。蜥胡黾。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矯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隴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牢落陸離。爛曼遠遷。一段序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一段總結上四段。以上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一段序生貌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綉白虎。被豳文。跨野馬。陵三峽之危。下磧歷之坻。倥傯赴險。越壑厲水。事多語疊。故中推蜚廉。弄解豸。格

瑕蛤鉞猛氏。冒騷。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

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又下敷語間之然後浸潭促節。儵復遠去。流

離輕禽。蹙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鬱繁弱。滿白羽。射游

梟。櫟蜚虞。擇肉後發。先中命處。拉矢分。藝殪一段是獵獸。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

颶。乘虛無。與神俱。轉玄鶴。亂昆鷄。遁孔鸞。促駿驥。拂鸞鳥。捎鳳皇。捷駕離掩焦明。一段是鳥

鳥。以上序田獵事是第三節。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闔乎反鄉。蹙

石闕。歷封巒。過鵠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

大夫之勤畧。鈞獠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躡。乘騎之所蹂躪。人民之所踴躍。與其

窮極倦欲。驚憚懼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掄平彌澤。以上序罷獵而歸是第四節。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張樂乎轆轤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鉦。建翠

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

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舉述奏。金鼓迭起。鏗鎗鏘磬。泐心駭耳。

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

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一段是音樂。若夫青琴宓妃之

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飭。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娥媚婢嫻。世獨繭之。綸施眇閭。
易以成削。嫵姝徹循。與世殊服。芳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
睇繚貌。色授魂與。心愉於側。一段女色。子虛祇說得衣服。此乃兼及容貌。妖冶二句。指齒四句。細分齒眉目。色授二句。指意態。三句。指身。獨繭四句。指衣服。芳香二句。指氣味。皓
齒四句。細分齒眉目。色授二句。指意態。三句。指身。獨繭四句。指衣服。芳香二句。指氣味。皓
撰語俱各工妙。○以上置酒。是第五節。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
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
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一段戒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
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
數語就上。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
林苑說。正朔與天下爲始。一段發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
藝之囿。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
仍用車馬射弋。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
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
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一段與仁慕
句。繳還通篇。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

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

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

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一段反振。收完兩賦。以上曲終。諷諫是第六節。於是二子

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

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

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又撮數語作論斷。二賦太長。故以收束之。相如爲郎數

歲。問接。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僊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

曰。告巴蜀太守。蠻彝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劈頭一句。便歸過於蠻彝。卽爲漢武解釋。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先寫中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闕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後寫

四海賓服。然南彝之君。西僊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

爲臣妾。贊爲南彝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又爲南彝寬兩句。是夫不順者已。誅而

爲善者未賞。總上兩段。不順者匈奴康居。越番禺。爲善者南彝西僊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說得平發巴蜀士民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往實之。掩飾遣使。奉幣帛。與發也。絕妙出脫。筆如轉圓。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上下半篇。正文章交。作兩對。一則出脫武帝以結上。一則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責備百姓。以起下。章法奇妙之極。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一路氣說邊郡之士。正指伐匈奴。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著一掉即打。西域等事也。隱照應。
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又一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後半篇大約是兩段。此一段是贊邊郡。
今奉幣役至南彝。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又作一跌。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段是責備巴蜀之民。責備處輕。正其撫安處也。遣詞立體之妙。
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兩語又總結通篇。有司句。責唐蒙。結完。上。半篇。愚民句。責百姓。結完。下半篇。
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始序遣使。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仍歸到朝廷德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

西南彝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告諭

未周。通道如故。接寫下。正見虛詞。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卬筰之君長。聞南彝與漢通。得

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彝。不便者巴蜀願通者南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卬

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

彝。天子以爲然。正見相如本意。故告諭之。檄多回護曲詞。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

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彝。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

先驅。王吉尙在否。蜀人以爲寵。又爲相如寫一段貴。於是卓王孫臨卬諸公。在也。皆因門

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

男等同。又寫此一段。形容富牛肝肺如見。蓋前以錢財作驕態。終以錢財作司馬長卿

便畧定西彝。卬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牁。

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卬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寫相如建功立業處。連寫上相

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彝。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

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前

通南彝寫出使書錦寫卓王孫輩勢利寫相如建功事多湊集不及回筆故于使完之後提一筆而附難蜀父老書於此章法其辭曰漢興七十有

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說中國事謚只數語即帶出方外於

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筴存邛略斯榆舉苞滿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即序自己出使事起者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

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彝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彝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一段序且夫邛笮西僂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

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一段序古來事今割齊民以附彝狄

弊所恃以事無用又總結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是謂如所論則巴蜀當且爲蠻彝我何從聞汝言也索隱解非孫月峯解是然斯事體

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四非常字疊從春申非常者

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又注解兩段昔者鴻

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已論

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踣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漣沈

瞻蓄。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引禹以見非常之功也。當斯之勤。豈惟民哉。不是寬民。蓋曰

勞民哉。正側重民一。邊。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于茲。申明非常以結上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

取說云爾哉。連四句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

乎參天貳地。說得大。氣勢蓬勃。音節闊壯。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濬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應兼容并包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又補內而彝狄殊俗之國。

遂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

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號泣。內嚮而

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應滿恩汪濊咸今獨曷爲遣已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以賦筆爲之。故北出師

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諄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

關沫若。徼狎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